



青山春意闹(下)

林端华



大院的风景 赵劲 摄

人在花径闹,水在山中鸣。有人说,山无水,就如同人没有眼睛,似乎少了灵性。确实如此,水的温柔也使山具有某种流动的魅力,使整座山在水的流动与水之光影中美妙起来,生动起来。况山中无水,鸟兽也会干渴,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。我还要说“山不在名,有泉则灵。”大院的山是有灵性的,因为它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山泉。进山以来,山泉不止一脉,身旁左右,石缝草丛,无处不有,无处不鸣。清冽的泉水意兴盎然,跳着,跃着,碰着,激着,溅着,撒着,洒着,铺着……泉水汇溪,山鸣谷应。群山受泉声的感染,似乎也有了一股童稚的生气。此时,山风山雨也不忘来凑个热闹。晴空万里的蓝天忽然云气氤氲而来,阵阵山风过后,清凉的山雨随之落下。在同一地点,我们仿佛置身于另一世界:春风煦醉桃花梢,淡烟疏雨赏杜鹃。

雨脚奔弛后,又现阳光普照,大山气象真是瞬息万变。不过不管天晴下雨,空气总是干净清新。雨前能见山,雨后有彩虹,晴日有蓝天,阴天也风景清秀。雨后,大山真正主人:鸟——最活跃的時刻到了。也许早就瞪着要兴奋地到被细雨洗过的林间歌唱和飞翔。雾散去之后,偶尔有彩虹挂在两山之间,神秘优美的色彩让景致看起来更显得空灵,简直就是神迹。

其实一路走来,它们清脆动人的歌唱一直在山中回荡,不知是让山中

更寂静了还是更热闹了。我想就算是一个不喜欢吵闹的人到了这里,听到它们的鸣叫也不会觉得吵闹,只觉得清脆动听。鸟鸣是山的呼吸和笑声,也是一座山最清新可爱的语言。它代表了一座山的活力与诗意,平日里鸟鸣是清脆细碎的,雨过天晴之后,它们就更加恣肆和活泼,唱得也更大声。

鸟鸣中的欢快不由得使人心情愉悦,仿佛脚步也变得更加轻盈起来。

一种绿背黄纹长着小红喙的鸟,他们喜欢成双成对,一只先唱,另一只接着唱,继续绵绵,重复重复,卿卿我我,依偎着,厮磨着,总是分不开。还有山雀,顽皮的淘气鬼,他们老是成群地撒野,老是呼朋唤友,雀跃着,吵闹着,鸣叫短促而嘹亮。他们飞来像一阵旋风卷起,他们落下像一片淡云罩树。他们有的是奢侈的自由,有的是天真的喜悦。“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咕——”不知从哪里传来几声斑鸠声?它那低沉缓慢的叫声,忽远忽近,忽断忽续,竟有些不可捉摸。

斑鸠似深思默想的哲人,动不动就缩在某个地方,躲在自己的小山地里,高兴时也会高唱起来。斑鸠有很多种,不同的斑鸠叫声不同,但都很好听。白色的鸟中,白鹳算是很美的,循洞谷望去,两只白鹳从容不迫地飞翔而来,双翅鼓动缓慢,不鸣不叫,大有道人风骨,若是在雾中,乍一看那片洁白几乎就像飞过的仙子。大

山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鸟鸣声,不同的鸟鸣有不同的音色,不同的腔调和风格,也有不同的节奏与气息,这些不同组合在一起,与风声雨声泉声人声共同交汇成了一曲曲动听的交响乐,回荡在峰峦间,流淌于山涧中。若说春意是大自然的新绿带来的,不如说是新绿中穿梭的动物们带来的,是动物们那活泼可爱的身影让大自然显有活力,是它们的声音让大自然热闹起来。大院的春景和冬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,春天热闹喜悦,到处一派生机,冬天纯洁宁静,还有洁白的大雪,无论你哪个季节来,在大院都能领略到不一样的风采与韵味。

此时正是春和景明,但也只有在这样茂密而优美的山中,你才能听到这么多不同鸟鸣的交响,唯有美好的环境能让它们在这里快乐地生活,快乐地放声歌唱,这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。很遗憾,那天在山中我没有见到杜鹃鸟,虽也曾听过“不如归去”,却毕竟没有领略到“杜鹃枝上杜鹃啼”的意境。

看着黛绿的山峰,碧绿的草叶,听着泉水叮咚与鸟鸣声声,呼吸着带着野花草味道的空气,觉得整个身心都无比舒畅。游玩了一天,我们也要归家了。走出大山,回首峰峦,不同的角度又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想必下一个季节大山又会有另一番勃勃生机吧!

还在被窝里,我感受着每一间屋里传出的均匀的呼吸,打开厨房的灯,抓一把干杉针点燃塞进泥灶,它们一进泥灶就噼里啪啦,像抢着讲述昨晚上的好梦。柴屋里的柴火被公公码得整整齐齐,我挑了几根塞进泥灶,把它们架空,便于火势旺盛,好好地烧一大锅热水备用。红火苗在灶里不停地扭动,总是带着一股子火辣的热情,锅里的热水也就带着热情,鼓起几个大蟹眼,浪起一阵松风。而热水器出来的水不一样,总觉得只有热,而没有情,那轰隆隆再哗啦的声音没有一点子乐感在。

太阳上了门前的山头,给我家的院子 and 竹篱青菜敷了一层薄薄的金粉。我摘了一把葱和一棵带霜的白菜,准备一家人的早餐。有点冷,冬日还是姓“冬”的。我呵了下手,给双手打一盆子热水,搞劳一下。一家人陆续起床。公公开始他的忙碌,婆婆开始做养生操。老公伸把懒腰说:“按生物钟睡到自然醒,真好。”我笑他:“‘生物’倒没错,‘钟’就别说了吧!”一放假,可不就是把平日上班催得老紧的AI闹钟关了吗?可不像我娘小时告诉我们姐妹的:窗外的第一声鸟鸣就是我们的闹钟。我不关窗外的鸟鸣。不过,在乡里,即使最忙碌的“年”也是“申申如也、天天如也”,这不,阳光那么好,我把果盘、杯子都搬到院子,也撒几把把老竹椅、木凳子,迎着来访的客人。节日时,大家拜着年,喝着茶,嗑着瓜子,唠着嗑。年后,大家都要走出村子,到AI的世界讨生活。

暖日里,白墙上的红对联在真实地喜庆着,檐下的红灯笼也在真实地摇着风。客散朋尽,阳光照得全身热乎,我翻阅着儿女女友推荐的小说《潮汐图》。在AI都混淆了人的时候,我常常设想自己不是人,是年轻人眼里的一只蛙。有时分不清是人是蛙还是AI了,就曲肱而枕,看头顶蓝得不可思议的天空,看屋角那一抹真实的停云。

生活家

AI来了,我在乡里

龙平波

几山茶已经开花了。我喜欢家乡的名字,“横山”,“横”就是茶树,秋天结果了,冬天就开花,开花了就酿蜜,那个甜呀,只有山鸟和认识路蕨柴的山里孩子才知道。路边折一根路蕨柴,抽出来里面的芯子,小管子就抽起蜂蜜来,真甜到心尖,这才叫“零食很忙”。哦,不对,叫“零食很美”才对。转悠了一圈,没看到挂果的冬青,倒有只松鼠贼溜溜地跳过树杈。哈,准是这小家伙把山里的果子都收洞里过年了。老公扛着锄头在前头打道回府,我一路注目着那些树根根杈。大山对来访的人都一样慈悲,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回。一根山木的虬根盘在墙壁上,根部深扎在山体,像一条不见尾的神龙。我不敢造次把这么大件的作品带回去,便继续窥探着。突然发现前面新剥落的山土露出一大截树根,一拉,剥出泥土的树根活脱脱一条腾起的小龙,有力的长尾“几”字腾起,夸张开着的嘴角仿佛要吐出一串雨滴,或是发出一声龙吟。土地才是雕刻大师呀!它依势造型,又妙笔点睛。我敲了敲树根上的泥土,带着这份大山的礼物,跟着老公打道回巢。

我知道大山在背后慈悲地注视着。这个时代,AI能写各种文章,能做各种工作,但我知道AI没有大山的慈悲。就像我问DeepSeek,“路蕨柴”是不是这样写,它就懵了,因为它不知道生活的原味。AI能代替人们的工作技巧,可它不能代替人们的生活技巧。鬼针草跟脚,赖着我的裤脚不下来,我沿着山脚延向田野的小路带它们一路回去。一路看山野徐徐铺纸作文章,把我写进去,把鬼针草写进去,把树根小龙也写进去,就没把DeepSeek写进去。而我,把这些随着夜色带到假日的梦里……

天色微亮。门前的山还在迷迷糊糊,只有一轮伸着懒腰的轮廓。但弦月不迷糊,一弯牙白色挂在山头深灰的天空,只为伺候早起的人。我感谢娘从小养我成早起的习惯。一家人都